

俄羅斯餐

雙城記 何冀平

一早來到北京友誼賓館，今天這裏有會議，北京友誼賓館是北京的老牌賓館，建於1954年，原名西郊專家招待所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蘇聯專家來華援建的居住地。環境很好，園中種植了70年的大樹，枝葉繁茂，小橋流水，亭台樓閣，我來這裏的次數不多，每次都是開會，最多住一兩天，這一天因為到得早，在園子中到處看看，最喜歡的是，看到了友誼宮俄羅斯餐廳。

小時候我最熟悉的西餐館是莫斯科餐廳，在北京展覽館院內，旁邊是北京動物園，是家人經常帶我來玩的地方。我和其他小孩不同，不喜歡動物，但說起要去動物園雀躍不已，不是看獅子老虎，是去莫斯科餐廳吃西餐。莫斯科餐廳是當年北京唯一的俄式餐廳，是蘇聯援華專家、駐華官員和赴俄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的集中地。作為早期為數極少的西餐廳，這家是高級餐飲，價錢不便宜，一般老百姓不敢進門。有幾道菜我最喜歡，一是餐前小吃，碟中七八種，每樣一點點，每樣不同味，記得有一味酸甜的小魚非常好吃，後來這道餐前小吃再也沒有了。小的時候來這裏，經常會遇到家人的一些熟人朋友，都是演藝

界、文學美術界的知名人物，我太小只會叫伯伯、伯母，一個也不認得。最讓我難忘的一個是張伯駒，他不太喜歡說話，一個人坐在角落裏，太太不在身旁，他只要一份紅菜湯，附配兩片麵包。他細細地把黃油和果醬塗抹好，只吃一塊，另一塊帶走，一定是給太太的。他吃得很慢，不知是在享受，還是在懷念。後來，這家獨一無二的餐廳批判封資修，改賣蛋炒飯、蓋澆飯，在動盪的年月，中，還變成一些高幹子弟顯示身份的象徵，名字也被他們叫成「老莫」，性質變了，味道也就蕩然無存。

友誼賓館的俄羅斯餐廳，具有濃郁的俄羅斯風情，環境富麗堂皇，氛圍感很足，被食客評價為比「老莫」更為高雅。招牌菜品中，特別喜歡它家的奶油烤魚，奶油包裹着的魚肉很嫩，奶油烤得酥脆，奶油味超級濃郁，味道香甜魚肉超多。盤子周邊是用土豆泥烘烤而成的花，上面焦脆，下面細膩綿密，裏面的小蘑菇比魚肉還好吃，不會覺得膩，非常鬆軟。法式香煎鵝肝也很不錯，鵝肝肉質很嫩，煎得外焦裏嫩。罐頭牛肉有肥有瘦，非常入味，別看是小小的一罐，肉量十足，牛肉軟爛，湯汁味道濃郁，拌米飯超香。

開會日程緊張，不能細細品嘗留個念想，下次專程再來。

含着銀匙早逝的Presley

此山中 鄧達智

香港時間9月21日（星期一），即是美國加州時間9月20日（星期日），元祖級超模仙蒂歌羅馥（Cindy Crawford）的27歲兒子Presley Gerber，在洛杉磯情緒精神治療院戒毒兼治療期間，死於藥物過量。仙蒂歌羅馥與丈夫Rande Gerber及已踏上名模行列兼染指荷里活星途的女兒Kaia，全皆環球名人，新聞既出全球關注，立即沸沸揚揚炸了鍋。

相對面貌跟超模母親百分之七十相似的妹妹，Presley的外形面貌卻跟父母擁有一定距離，黃金顏值並未遺傳到他的面貌與外形。循着父母尤其母親的人脈，雖然得到世上超級名牌背後的世叔伯照顧，得着一定的虛火表現，可惜無以為繼，三數年前已看到他的外形愈來愈單薄，面相迅速瘦削，顯露出癯君子憔悴的面容特徵。

作為多年時尚界的過來人，類似Presley的情況看過無數次，迅即認定情況不妙，之後看到他在社交平台上展示從身體到臉孔愈來愈多紋身，他也分享自己的精神狀態與治療。

這現象令人為仙蒂歌羅馥夫婦擔憂。自從仙蒂歌羅馥閃電下嫁荷里活巨星李察基爾，卻閃電離婚，隨後下嫁前男模Rande Gerber，夫妻二人打造飲食事業，且做出成績。年幼時一對子女的面貌可愛程度，超越一般洋娃娃童模童星，迅速引起關注。Kaia的情況比哥哥幸運，雖然特別消瘦，但五官輪廓氣質共冶，擁絕對明星相貌氣質。然而Presley卻沒這份運

氣，瞬間從天橋及品牌代言地位漸次銷聲匿跡。對一名普通家庭成長的青年而言，A計劃失落，為生計立即推出B計劃，不容失落動力與信心，哪有閒暇鬧情緒？

Presley的悲劇跟不少富豪及名人的子女一樣，含着銀匙誕生，父母在，衣食無憂。站在父母身旁習慣了鎂光燈閃個不停，感覺被寵愛被關注。年少求學時期被消化，隨年齡增長，時尚名人路愈走愈單薄，主角始終屬於媽媽與妹妹，心情不好受，遇上類同自己的名人富豪子弟、豬朋狗友，吸食藥物、生活顛倒……再下來，父母送進天價戒毒所，如此這般，往後的人生便在這些戒毒中心進進出出，難以自拔。

27歲早逝，對父母親妹來說簡直讓他們半條人命都傷心透徹。然而面對餘生被照顧，莫說費用高昂，勢令家人身心疲於奔命，着實不公平。「慈悲」二字，不一定助人渡苦海，讓他走向應該前往的道路，離苦得樂才屬正向。



●美國加州時間九月二十日，傳出超模仙蒂歌羅馥的二十七歲兒子Presley Gerber（右一）離世消息。 作者供圖

沙嗲牛肉麵

浪蕩四時 季良

「一碗沙嗲牛肉麵，一杯凍奶茶，原來快樂就是這麼簡單。」如此「肉麻當有趣」的字句，當然是出自本人的手筆。這句作狀的「人生感言」，來自我大學時期的Blog。

明明寫這句話的前幾年，我還是那個每天應考前都茶餐廳吃「早餐C」五香肉丁麵的會考生。患有重度選擇困難症的我也不知道是從何時開始不再做選擇，只會點沙嗲牛肉麵。現在吃沙嗲牛肉麵，我有獨門儀式。先喝湯，看看是雞粉湯還是以罐頭忌廉雞湯開水而成的通粉湯——它為通粉而生，卻成就了茶記公仔麵。接着吃牛肉，判辨是甜味為主的老派沙嗲，還是以花生醬作膽有着更濃稠口感的新派沙嗲。

牛肉不應有筋，若曾煎封帶焦香，是為上品。肉質爽口或腍滑，各有風味，不是久煮霉爛或是被梳打粉腐蝕成固態空氣就行。

再吃麵，猜猜是哪家廠商——雖然餐牌都寫「公仔麵」，但沒幾家店採用公仔麵。其實看麵身粗幼已知大概，較粗身也帶麵粉香的曾是頂好大光麵，現已成歷史。泡麵類對我來說略遜一籌，尤其福麵改了製法後已再不是福麵。

最大變數還是水吧師傅有沒有將麵條煮透：老饕之間一直有所謂爽麵與腍麵之爭。爽麵？對我來說只是未煮熟，「生骨」是也。加錢轉麵如倒錢落海，煮出前一丁、辛辣麵，我只信自己。

最後拌勻碗中萬物，看沙嗲汁將湯變成掛麵醬汁，還是被湯化為一池死水。務必用叉子吃，就算有上等筷子功夫，總不成逐粒麵碎吃個朝九晚五？遇上好吃的沙嗲牛肉麵，更想連湯也喝個精光，可是味精危害健康。

這套吃法是幾年前賦閒在家的時候領悟得來，那時百無聊賴，每天追看社交媒體上的食物關注組，沙嗲牛肉麵主題當然是我最愛。看着百家爭鳴，讀過當吃過。女友問我為何只讀不吃？確實，與其躲在家中不見天日，不如吃遍大埔找出自己最愛店家，順道找個藉口每天離家曬太陽。自始，習慣延續至今。你猜我現在吃了多少家？我有完整紀錄。截至今日：141家。

不過，這些食店倒了一家又一家，引來網友一次又一次發文「執得遲」作另類悼念。然後開了一家又一家，再倒、再開。慢慢，相同鋪位，重開的已不是食店。名冊上只餘數字，真正店家，已沒那麼多。前陣子在新街市的世記，沒有一如以往點炸醬雲吞河拼豬扒，只因沙嗲牛肉麵上市。立即一試，味道有驚喜。就這樣，名冊上的第141家居然是老牌上海麵店，但世記終究不是茶餐廳。麵不是公仔麵，湯也不是通粉湯。

這間執笠不麻木

終生遊學 項明生

最近幾年香港的老店前赴後繼咁執笠，本來應該已經麻木了。但看到馮良記執笠的消息，我以為自己眼花，錯把馮京當馬涼，揉一揉眼睛，是真的馮良。心中一涼，真的執了。這間屹立灣仔83年的老字號，早在1960年代已經得到瑞士名錶勞力士的特約經銷權，不少街坊人生的第一隻勞力士手錶，就是在馮良記購買的。因為地理位置極佳，就在電車路上和港鐵出口。

想當年仲未有iPhone，男人身份的象征就是水壺大哥大同勞力士。當時我已經大學畢業，由每日10元的阿燦報童，搖身一變成為白領，有了閒錢就身痕，見到同事都有勞力士，於是出糧後也走去灣仔馮良記買了我人生第一隻勞力士，本來想買Submariner，但長期缺貨，於是聽店員推介買了Explore II。當年的官方零售價27,000元左右，馮良記有些折扣，售價是24,735元。

時隔23年，馮良記也執笠了，這

隻錶連埋我的其他手錶，我都打算斷捨離了。因為我明白世界沒有任何東西是永恒，特別是美好的東西更短命。因為彩雲易散琉璃脆，所以世間好物不堅牢。我覺得可以擁有任何東西超過20年已經很足夠了，反正壽命也就短短數十年。因為到最後埋單，每個人都是最多幾十年的Keeper而已。無論是名車、包包或名錶都帶不走，等後人幫你埋單後拿去米蘭站處理，不如自己早日斷捨離。

上網了解一下二手價，勞力士算是最保值的消費品了，相比其他買過的奢侈品，這隻錶過了20幾年，居然升值了一倍有多。用AI（人工智能）跑一次，算下來年化複合利率只有3%，當然遠遠不及最保守的金融投資例如定存或國債，但是賺到了使用的快樂，及曾經擁有的滿足。

●筆者仍然保留了馮良記23年前的發票。 作者供圖



《蘭香如故》

細說星光 叢仁

古裝劇寫女子奮鬥，最怕落入女主角靠一張臉逢凶化吉，靠男人拯救脫困。但《蘭香如故》偏偏反其道而行，用一個落難官家小姐淪為賤籍奴婢的極致設定，狠狠撕開了封建時代「色」與「才」對女性命運的雙重絞殺。

故事一場場便教人心驚，蘭香原是一門書香門第的千金，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骨子裏有着官家小姐的清高與驕矜。然而一場政治變故，家族獲罪，她從雲端直墜泥濘，被沒入奴籍，淪為權貴家中的婢女。這種身份調轉的殘酷，在劇中不是一筆帶過的背景板，而是刻入骨髓的日常。

昔日她是被眾星捧月的「小姐」，如今卻要跪在昔日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官家夫人面前斟茶；昔日她讀的是詩書禮義，如今學的是如何低頭、如何跪得標準、如何讓主人家滿意。那種從「人上人」到「人下人」的心理落差，被譚松韻演繹得層次分明：最初她還帶着官家小姐的倔強，不肯低頭，結果換來的是變本加厲的體罰與羞辱；慢慢地，她學會了收起鋒芒，把驕傲埋進心底，表面溫順如綿羊，眼底卻始終燃着一簇不滅的火。

蘭香的美貌，在奴籍中不是恩賜，而是詛咒。主人家看她的眼神，從一開始的「這丫頭長得不錯」，到後來的「送給某大人做妾豈不美哉」——

她的身體、她的容貌，成了主人家可以隨意處置的財產。劇中有一場戲令人窒息：主人家宴請權貴，竟當眾命她起舞助興，而那群醉醺醺的男人用目光將她剝得乾乾淨淨。她被迫在眾目睽睽之下旋轉、微笑，每一個舞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那種被物化、被消費的屈辱，譚松韻沒有演成嚎啕大哭，而是用一種近乎麻木的冷靜去呈現，她知道，哭只會讓他們更興奮，唯有不動聲色，才能守住最後一點尊嚴。

這恰恰是劇集最清醒的價值觀：在奴隸制度下，女性的「色」是被掠奪的資源，而「才」才是自己能守住的武器。蘭香在官家學到的詩書禮儀、算賬識字，在奴籍中成了她暗中積累的資本。她利用識字能力幫主家記賬，用算術本領理清府中混亂的賬目，用從書本中讀來的經營之道暗中學習商業運作。那些被輕視的「奴婢之事」，那些在屈辱中偷來的知識，日後都成了她翻身的基石。

蘭香如故，人亦如故。那個在奴籍中未曾低頭的靈魂，從未改變。而譚松韻用她清澈倔強的眼睛，替我們記住了這一切——記住了一個女子如何在「色」的陷阱與「才」的救贖之間，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。

●《蘭香如故》劇照 作者供圖



雕欄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

如賀是好

梁賀

有句俗話叫「時勢造英雄」，此話忽略掉了人本身的巨大能量，因此我只同意一半。英雄在成為英雄之前，必然是帶着其自身的使命和能量來到世上，至於被放置於歷史洪流中的哪一個支流上，這才是時勢的功勞。

帶着英雄底子的人好比一顆大樟腦丸，本身就散發着濃烈的氣息，天生帶有叛逆辛辣的味道，其實TA被放在任何洪流中，都能把整條洪流渲染上那股濃烈的氣息，若洪流清澈則見其氣味芬芳，若洪流混濁則去污殺菌。

我喜歡在每一段洪流的下游問渠哪得清如許，便會常想起便有源頭活水來，到源頭上回溯是時空的旅行，也是感受那氣息的美妙之處。對於我這種深受香港電影文化哺育的人來說，蔡瀾先生就是一顆巨大的樟腦丸子，帶着從父親身上沿襲的知識分子氣息，被歷史的洪流放在了一家戲院的閣樓上出生，在窺視各種電影輪番上映的氛圍中度過童年，那地方，就是能量密度極大之源頭活水。那活水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三十多年間，把蔡瀾身上的文人風骨與自由氣息，帶到了很遠很遠，辛辣堅忍嬉笑怒罵皆成文章，浸潤了我等下游成長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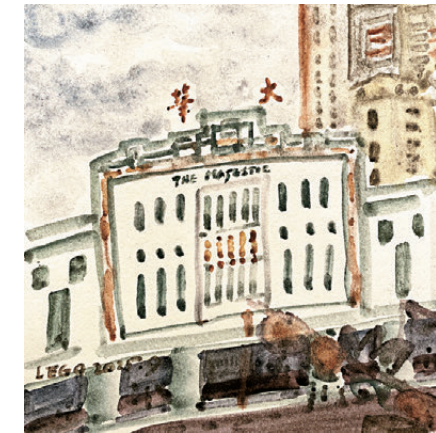
與海洋文明不同，我們的農耕文化裏，「地氣」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我們的生命來自土地恩賜，要「接地氣」才葆有生命力，因此對於那些給我能量的「河流」，我總喜歡找一切的機會去實地感受那些有能量的源頭之地，也「接

接地氣」。所以，我到新加坡出差時，偷得片刻特意去了那座一百年前就矗立在那，影響蔡瀾一生的、他童年成長的地方「大華戲院」。不出所料，健健康康的樣子還在，連正面那五大幅戲曲人物的彩瓷畫也依舊風采明艷照人，與他回憶錄中描述無異。

不禁心生慶幸，總有有心人與命運聯手，幫我們保留那些一生必經的風景，直到我們在那一刻相遇。這次的有心人應有蔡瀾、邵逸夫、李光耀，亦似乎少不了蔡的父親，筆名「柳北岸」先生的神奇接力。如此珍貴，我當然不能錯過，在外繞着數番後便匆匆地想要尋門而進，暗自心想，若有幸可以遇上一齣懷舊大戲豈不快哉？再不濟，在老戲院裏看一齣新電影，感覺亦相當Drama，要知道近期身邊的很多「最後一次」我都錯過了，新光戲院最後一場戲沒看成，大班西餅結業，嘉禾院線關張……「好好道別」在這個時代是道難解的題，讓我深切感受到了歷史的洪流太過匆匆。

不料，入得門去，昔日的戲院，已然改建為買跑馬彩票的地方，一些老門老窗戶老樓梯勉強還在，但原先戲院的建築格局基本蕩然無存，人來人往的，倒也都是白髮蒼蒼的老人家們，從這點來看，那老去的味道倒也勉強能呼應上。

站在老房子中央深呼吸一口氣，腐朽的氣息撲鼻而來，只好略帶沮喪地走出門來。騎樓下是著名的「裕華國貨」，這老字號也很久未見，1959年創立於香



●站天橋上寫生的新加坡大華戲院，與百年前基本無異。 繪畫：梁賀

無禮的人愈來愈多

演藝蝶影 小蝶

最近有數項令我不太愉快的事情發生，都是因為遇上撩是鬥非的人。

第一項，我和家人到一間小店吃午餐，只有我們4人和一名七八十歲的老婦。老婦用手提電話看劇，不戴耳筒，聲浪很大很吵。我忍了半頓飯後，轉身向她說：「你可否把電話的聲浪調低？」

她看着我一會，說：「不好意思。」我轉回身，她再說：「不好意思。」我以為她衷心道歉，背向她揮揮手，以示沒事。

豈料她立即叫侍應把食物包起來，大聲說：「因為我在這兒吃得開心。」過了一會，她再說自己不開心，分明衝着我來說，但她一直不肯離開。

我們起身離座時，老婦竟然大力鼓掌說：「好嘢，好嘢。」我禁不往衝向她，想跟她理論。妹妹拉着我，不讓我上前。侍應也向我打眼色，叫我不不要與她計較。老婦應是常

客，所以侍應很了解她。我也因此明白為何食店的食物品質不錯，卻沒有客人，原來有人在趕客。

我向來很尊重老人家，常常花大量時間陪伴很多長者，可是這個恃老賣老的人真是太過分。

第二項，我與朋友購買衣服時，一名70多歲的女人向朋友炫耀自己身形好，有品味，朋友客氣地微笑。她忽然指着朋友說：「穿衣不要像你這般披披搭搭，因為佛家說不要勾搭。」這是什麼話？

她接着望着我說：「做人要低調，不要穿紫色那樣張揚，我上次穿紫色衣服到賭場反而輸錢。」我正是穿着紫色衣服，氣得我向她怒目而視。我們不認識她，她卻撩是鬥非，朋友說她同時得罪我們二人。

第三項，我和朋友到街坊酒樓喝茶，告訴接待員不要拼桌。她先說一定要拼桌，但因我堅持，她只得晚娘面孔般叫侍應準備一張桌。我閒說一句「平時沒那麼多人」，接待

員便不斷說平時也有很多人，一定要拼桌。我說我每次來都是二人一桌，但她仍然發表意見。到了侍應收拾好桌子，我們步進大堂時，接待員仍然反覆又反覆地駁斥我，非常無禮。我轉身走向接待處問：「你是否想幫你的老闆趕客？我已經不再說話了，你還是繼續說自己是對我是錯？」她這才肯閉嘴。

第四項，朋友欲到尖沙咀喝下午茶，叫我訂座。約會那天，我到酒樓接待處時，只說：「我訂了座。」接待員便說：「你們3人吧？」我有點驚訝，怎麼我還未提姓氏，她便知道是我訂座？誰知她冷冷地說：「我們下午茶是不設訂座的，只有你才訂座。」這是怎樣的服務態度？這並不是我首次訂座喝下午茶，何況如果不接受訂座，為何不在訂座時告訴我？

結賬時，我告訴侍應會以App儲分。她竟當我是科技盲，說：「結賬後我教你。」我立即回應：「你可否不用『教』字？」教？真的很多人不知道禮貌為何物。